

◎胡念祖

日前屏東外海發生「海上旅館」大陸漁工跳海失蹤的事件，再次凸顯「海上旅館」本身存在及背後隱藏的諸多問題，值得政府漁政、勞工、入境管理和大陸事務主管機關的正視，以及合理的解決。

引進大陸或外籍漁工至我漁船上工作之主因，乃是我國漁業已發生「假性」勞動力不足的現象，亦即有能力、有訓練者不願投入漁業勞動。為維持漁業的生產力，乃有引進他國或外來初級勞動力之需求。在我方需求之外，另一項經濟定律亦操縱著勞動力的流動。就如同國際貿易一般，在比較利益法則之下，社經發展落後一方的勞工會趨向較進步的一方，以獲取較高之個人工資所得，而社經發展較高一方的資方業主則會趨向由較落後一方輸入初級勞動力，以減低其工資成本。換言之，只要台海兩岸的社經發展或個人平均所得之間有一落差存在，此種勞動力的流動就容易發生。但是，勞動力的流動不同於貨品的流動，因為勞動力涉及「人」的因素，人有「社會活動」及「社會需求」。因此，進口勞動力的一方必須對外來勞動力之社會活動加以規範；同時，亦必須對外來勞動力之社會需求加以滿足。前者即是吾人一般所說的「外勞管理」，或「入境管制」；後者則是社會所提供的「身心需求」滿足之設施或環境。

無論是對外勞活動的監控管理，或是身心需求的滿足，均涉及「成本」。我政府與社會在處理菲律賓等「外籍」勞工時，均各自付出或承擔部分的成本。但在面對大陸漁工此種「外來」勞動力時，卻在詭異的大陸政策思維下，政府不願付出准許其入境上陸的監控管理成本，業者亦不願意承擔大陸漁工社會需求的成本，於是創造出了「海上旅館」此種最低成本，但卻最不人道的奇異景象。姑且不論我國籍漁船在我領海之內，長期逗留不動，且又收留大批「非船員人士」，是否有違法之處，僅是我政府公部門對海上旅館中非船員人士之數字、姓名、背景無法或不思掌握一事，即已顯示整個「運作」中的荒謬。

或有人建議，為何不開闢某一特定離島供大陸漁工群居？此一建議並非不可行，但仍然涉及大陸漁工活動管理與身心需求滿足的成本。是由政府付出管理之成本，由業者承擔居住、休閒設施之成本嗎？這些議題不獲得正面的探討與解決，此一建議仍然只是空談而已。面對大陸漁工群居海上旅館的不人道待遇，以及政府完全「失控」的局面，吾人是否應要求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徹底正視問題？而業者長期、大規模地依賴外來廉價勞動力，長遠而計必然斷喪我國漁業幹部船員的培育。如何減少業者此種短視的作為，是否亦是一值得政府重視的基本結構性問題？

大陸漁工跳海溺斃不僅是人命一條的問題，更是政府決策者心態、思維與擔當的整體問題。
（作者為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室召集人，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秘書長）

大陸漁工跳海溺斃 人命一條而已？

初選增加民比重 並提高資格門檻

肥水不落外田 民進黨甄才心態？

陳懷深／北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民進黨此次初選第一階段結束以後，受到各方詬病的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恐是建黨以來少見的現象。這兩天還爆出變造身分證情事，依過去的歷史經驗，「做票」是比買票更可惡，而且兩百多票不是小數目。

但是黨中央的五人小組草擬的改革方案，則令關心者大失所望。因為降低第一階段黨員投票的比重、提高第二階段民調的比重，先天地肯定民調優於黨員投票，是有問題的；隨機抽問的對象不分黨派，要回答那一通電話太容易了，媒體寵兒肯定獲得壓倒性勝利，可是大選之際與國民黨、新黨的候選人擺在一起，焉知受訪者仍會投票給那位民進黨的媒體寵兒？理論上黨員對該黨候選人的決定性成分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選風不好應先檢討制度以及運用制度的「頭人們」，而不是檢討黨員。

最壞的是，改革不但廢除全國不分區的三票制，而且新增參選人必須入黨滿三年並曾任重要黨公職等資格限制，完全不顧不分區代表的功能性、專業性意義，以及一個具有理想性、開創性的政黨應如何與學界、弱勢團體之間保持連結關係。此次不分區名單很難看，難道親民進黨的社團代表或學者專家都沒有人才？不思擴大甄補人才的管道，反而厚著臉皮設置更多障礙，根本是自私、自滿心態作祟。

一方面增加民調的比重，一方面加高不分區的資格門檻，表面上相互矛盾，但熟知民進黨生態的人就會知道：同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偏重
民調

明星出頭

郭宣宏／南縣永康（曾任國會助理）

此次民進黨黨內第一階段初選人頭黨員風波未自換票，不亦樂乎，未見過程中有人有道德勇氣舉發落居後段的候選人首先發難、指控，甚至要求重選民進黨初選舞台上，所有候選人都是共犯。

民進黨創黨十年歷經七次初選改革，調整到目前制度，能否符合民意，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低黨費以防杜人頭黨員，或調整黨員投票與民意調查平都有些詭譎，或基於一己的利益而提出。以所謂黨言，入黨與否應與黨費多寡無關，認同與否才是起點，甚至讓養人頭黨費為黨內風潮外，別無是處；至於過於強調民調結果，極可能阻礙黨內新人出頭，並化媒體第四權影響力之後，除了鞏固政治明星與黨漸喪自主性。

關於初選制度的進行與變革，看待民進黨無須基礎上，畢竟只是一黨初選，選民認同與否，大

賀娜蘭／北市（作家）

佛牙迎回來了，這件事涉及台灣的佛教教團和政府。

辛平／北市（電

近來各類弊案頻

舞台，只是政治人

有所質疑，而不是

奉

效法日本 多培育佛學專才吧

以是，過度，無法看，為拜物，真正能，在性，因，是政務，俗事務，心說為，忘了，這種，間就必，俗兩界，要有全，論家）

政府首，支持特，的宗教，即受到，努力來，此身價，原則不，無意探，上丁一，原則，相省長，員身份，社會不，消源了，不也，（主任）

大陸漁工跳海溺斃 人命一條而已？

胡念祖

日前屏東外海發生「海上旅館」大陸漁工跳海失蹤的事件，再次凸顯「海上旅館」本身存在及背後隱藏的諸多問題，值得政府漁政、勞工、入出境管理和大陸事務主管機關的正視，以及合理的解決。

引進大陸或外籍漁工至我漁船上工作之主因，乃是我國漁業已然發生「假性」勞動力不足的現象，亦即有能力、有訓練者不願投入漁業勞動。為維持漁業的生產力，乃有引進他國或外來初級勞動力之需求。在我方需求之外，另一項經濟定律亦操縱著勞動力的流動。就如同國際貿易一般，在比較利益法則之下，社經發展落後一方的勞工會趨向較進步的一方，以獲取較高之個人工資所得，而社經發展較高一方的資方業主則會趨向由較落後一方輸入初級勞動力，以減低其工資成本。換言之，只要台海兩岸的社經發展或個人平均所得之間有一落差存在，此種勞動力的流動就較容易發生。但是，勞動力的流動不同於貨品的流動，因為勞動力涉及「人」的因素，人有「社會活動」及「社會需求」。因此，進口勞動力的一方必須對外來勞動力之社會活動加以規範；同時，亦必須對外來勞動力之社會需求加以滿足。前者即是吾人一般所說的「外勞管理」，或「入境管制」；後者則是社會所提供的身心需求滿足之設施或環境。

無論是對外勞活動的監控管理，或是身心需求的滿足，均涉及「成本」。我政府與社會在處理菲律賓等「外籍」勞工時，均各自付出或承擔部份的成本。但在面對大陸漁工此種「外來」勞動力時，卻在詭異的大陸政策思維下，政府不願付出准許其入境上陸的監控管理成本，業者亦不願意承擔大陸漁工社會需求的成本，於是創造出了「海上旅館」此種最低成本，但卻最不人道的奇異景象。姑且不論我國籍漁船在我領海之內，長期逗留不動，且又收留大批「非船員人士」，是否有違法之處，僅是我政府公部門對海上旅館中非船員人士之數

字、姓名、背景無法或不思掌握一事，即已顯示整個「運作」中的荒謬。

或有人建議，為何不開放某一特定離島供大陸漁工群居？此一建議並非不可行，但仍然涉及大陸漁工活動管理與身心需求滿足的成本。是由政府付出管理之成本，由業者承擔居住、休閒設施之成本嗎？這些議題不獲得正面的探討與解決，此一建議仍然只是空談而已。面對大陸漁工群居海上旅館的不人道待遇，以及政府完全「失控」的局面，吾人是否應要求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徹底地正視問題？而業者長期、大規模地依賴外來廉價勞動力，長遠而計必然斷喪我國漁業幹部船員的培育。如何減少業者此種短視的作為，是否亦是一值得政府重視的基本結構性問題？

大陸漁工跳海溺斃不僅是人命一條的問題，更是政府決策者心態、思維與擔當的整體問題。

〈作者為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室召集人，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秘書長〉